

蟾河堡 耕读传家七百年

记者 黄崇森 文/摄

半耕半读是古时很多读书人向往的一种生活，现在乐清少数农村的老宅中，偶尔还能看到刻写着 耕读传家 的匾额，或者 耕读传家久，诗书济世长 的旧对联。虽然不知道柳市镇蟾河堡这样的匾额或对联现在是否留存，但这个有着660多年历史的村庄，在其幽深的岁月纹理中，依然能够摸索到这个悠久的传统。

从白石动车站出租车去柳市，车过高速路桥下时，就可以看到蟾河堡了，前后时间大约不到十分钟。12月23日下午，冬日的暖阳照在这个村子周围灰黄色的田野上，在颜色驳杂、新旧不一的建筑物间，走进这里的大街小巷，仿佛进入一个时间交叉重叠、黑白与彩色混搭的历史画卷中。



蟾河小史

耕读传统

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，蟾河堡分为蟾河东、蟾河西两个行政村，现在通称为蟾东和蟾西。走进村子里，发现其实这两个村紧紧地连在一起，中间只隔着一条不宽的街道，叫书剑路。因此，这里很多老辈人还是习惯地称自己是蟾河堡人。

与多数的村子不一样，蟾河堡的历史起点比较清晰，甚至可以准确至某一年某一月。据《蟾河施氏大族谱》记载，这个村庄施氏的始祖松麓公46岁时，从县东雁荡山之南的柘岗村（即今雁荡镇樟树下）搬到蟾河堡。松麓公生于1308年，卒于1388年，他46岁时是1354年，即元朝至正十四年。

至正是元朝皇帝孛儿只斤·妥懽帖睦尔（死后明太祖给他的谥号为顺皇帝，史称元顺帝）的年号。再过十四年，元朝在中原的政权就灭亡了，元顺帝逃到北方大草原（两年后病逝于应昌，即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）。可以说，松麓公的一生是在两个朝代交替的乱世中度过的。

原本是读书人的松麓公搬到此地后，看见这里 渚清水秀，草木丰茂，河中有六洲曲岸，状似玉蟾戏水，便命为 蟾河，蟾河堡也由此而来。

推测，这里原先应该已有居民生息繁衍，可能也有其它的地名，但这些都无从考证了。

至于松麓公迁到这里的原因，族谱中记载，是因为当时方国珍在台州、温州一带作乱，雁荡山一带不大安宁，有一年他还为此举家逃到一位朋友那里避难。1354年，他家的田园被大潮水冲毁，庄园中的宅子又被火烧掉，天灾人祸，生活十分艰难，于是与哥哥竹坞公商量，决定自己一家搬到蟾河堡。

在蟾河堡，正值中年的松麓公白手起家，艰苦创业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农忙时耕稼，农闲时读书、课子，家族渐渐兴旺起来。后来六个儿子分为六房，繁衍为现在蟾河堡的施姓族人。中间还有一部分族人搬迁到外地，有到玉环县、洞头县，还有一支来到现在的苍南县马站镇下峰村。

乐清市诗词协会会长、知名企业家中施中旦就是松麓公的后人之一，据他说，现在蟾东、蟾西约有3000多本地居民，绝大多数是施姓族人。

历史上的蟾河堡，归属的乡镇名称各不相同。据《道光乐清县志》，清代它属于茗屿乡十都。1951年属于茗安乡，乡政府所在地就在蟾河堡。1956年2月随同茗安乡并入柳市乡。1956年8

月分为蟾河东、蟾河西，归入柳市区湖头乡。经过公社化，再过文革，迎来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，湖头乡改为湖头镇。1992年又并入柳市镇至今。

蟾河堡是柳市低压电器的发源地之一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，这里就诞生了第一批走南闯北的销售员，他们从传统的手工业中蜕变而出，到处跑市场，经营触头、线圈等小配件，至上世纪80年代初，开始进入挂户经营。因为那时的商户不知道怎么登记注册，就将户头挂在湖头乡的综合厂，从外面接订单，在家里批量生产，逐渐形成乐清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雏形。出身书香门弟的施中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与周边的其它村差不多，走进现在的蟾河堡，企业的厂房、机床随处可见，街上人来往的多是外地到这里的打工者和他们的家属、子女。据老居民施胜利说，仅蟾东村，外来人口就有1800多人，比本地人还多。

但与其它村不同的是，因为施中旦的关系，乐清市诗词协会的牌子挂在蟾河公园的一幢传统风格建筑物里，协会的几个工作人员天天在这里办公，编发诗文，吟诗作赋。在浓厚的商业气氛和工业气息中，一脉传统文化的芳香依稀可闻。

有学者指出，由于对耕读关系的不同看法，在古时的中国形成了两种传统，一种认为 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鄙视农事；另一种则提倡 耕读传家，以半耕半读为荣。

在以科举取士的时代，前一种观点的产生理所当然，不必认为就有多坏，倒是 读什么书、怎样读书 才是其中的关键。后一种思想，其实是对正统儒家的一种修正，骨子里有一种读书人的情怀。从具体的践行看，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：一是读过书的农庄主、较富裕的自耕农；二是隐士或高士，有文化而不愿作官或不能作官；三是政府官吏，但热衷于耕读生活，关心农事。

蟾河堡的半耕半读者，多是第一种，如显益公；有少数介于第一种与第二种之间，如松麓公；也有少数较接近第二种，如施元孚先生。

考察他们的半耕半读生涯，可以了解到，一个读书人耕田可以养家糊口，以立身命；而读书目的主要不是为作官，重要的是可以知诗书，达礼义，修身养性。这样的生活最大的好处是让读书人进退有据，自主性强。说白了，就是不必 读书只为稻粱谋。松麓公的《秋日郊居吟》诗中很好地表达这一境界

秋老野趣佳，功成百物熟。
既获西畴稻，旋采东篱菊。
霜林馀果蔬，萧淡甘自足。
秫酒冽且馨，炊饮同骨肉。
摩腹步阶除，临风颂玉烛。

自清先生，图画老师是丰子恺先生。后来施中旦的祖父去世，他是独子，只好回家继承财产，打理家务。

施中旦还记得他的父亲英文很好，小时候翻看过父亲的笔记，只见里头是密密麻麻漂亮的英文字。

1927年，施中旦的父亲对老宅进行修缮，竟然在门台上刻下了一行英文：THE FRONT DOORS BUILT ON SEPT. 16TH 1927 AD，大意为：台门建于1927年9月16日。这让很多现在去参观这个老门台的年轻人很吃惊。

施中旦的父亲后来在温州开了一家盐坊，1949年后社会变革，他回乡参加农业生产，已不会种田和挑担。村里照顾他，让他担任了类似文书的工作。

传统的耕读文化日渐式微是无可挽回的事，但施中旦说，蟾河堡先人对读书的重视还是让他们的后人受惠无穷。施中旦的祖父辈，晚清时期便在蟾河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，学堂有校产校田，是村里大人家捐的，因此全村的小孩读书免费。

普惠式的教育让蟾河堡在民国时期出现一大批人才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一批读过书的蟾河堡人，也纷纷走上政府的工作岗位，后来大多有所成就。因此，在柳市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：蟾河堡，一斗芝麻官。

让施中旦最痛心的是文革时期，他家的藏书都烧了，村里其他家庭的书也烧了，从此也宣告了传统耕读文化的消亡。

近二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，让蟾河堡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施中旦小时候记忆里的建筑物和自然景观，只有在梦里才能寻找到，现实中只有几幢风烛残年的老屋，几个长满蕨类植物的门台，几堵青苔爬蔓的石墙。

他说：现在的蟾河堡，想找个能写毛笔字，能写对联，能写诗的人都难了。

在施中旦看来，耕读文化的消亡是自然的事，但其中的 读 应该保留下来，一个古老的村庄应该有一脉文化的芳香流传，应该有一泓诗书的幽静在延续。

接下来，我要多做这方面的事情。他说。

先哲群像

说起蟾河堡村的耕读传统，必须提到始祖松麓公，他是古代正宗的读书人，年轻时游学婺州，即现在的金华，投入元末著名学者许谦门下。

许谦生于1269年，卒于1337年，字益之，号白云山人，金华东阳人。他是元末江浙很有名气的学者，学识渊博，有《白云集》、《诗集传名物钞》等著作传世，《元史》也有他的传记，被称为元代金华四贤之一。他对松麓公评价很高，常对人说：施生静而多悟，勤而能践，洵致远之才也。

如果不是生逢乱世，可以料想松麓公会走上中国传统文人的科举之路。

到了晚年，松麓公有一次当官的机会，但他以 老病 辞掉了。那是元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年），他59岁时，朱元璋命汤和到温、台、丽地区讨伐方国珍，可能有人向汤和推荐了松麓公。于是，汤和派人以隆重的礼仪，邀请他出山。

在幸存下来松麓公致复汤和的信中，他写道：夫维新之世，万物景从，某虽谢陋，岂真无情，无如衰疲日甚也。惭愧俯伏，不获从命，惟元帅恕之。

年近60，在古代算是年纪很大了，但考虑到松麓公以八十高龄去世，当时他也许没有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 枯朽。可能他在耕读的生涯中，已找到了人生的真谛，不愿意把自己的余生消磨在吉凶未卜的仕途中。

这不是无端的猜测，在松麓公仅存的两首诗中，一首《写怀》诗曰：凛凛清潭水，萧萧绿竹中，幽怀何处写，来往月明中。此诗若混入王维的集子中，也几可乱真。同时，这首诗把他喜爱田园幽居生活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他还有一句留存下来的遗训，说：与人交，言必信。人以辨义利为先，而要归于人厚。人不可泥古，不可溺俗，然泥

于古尤可言也，若溺于俗则不可为矣。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他的老师许谦，至今还值得我们警醒。

松麓公的六个儿子都很出色，继承了半耕半读的家风，其中长子显益公能文能武，在父亲去世后，在蟾河堡办起了蟾川书塾，教育儿侄辈。家谱记载：公为诸生，读书不琐琐于章句。尝曰，为学当体实，若徒口耳占咩，虽诵尽经史，奚为智者通之。他的见识，以现代的观点看，还是很通达而高明的。

之后，施姓的后人历代都有半耕半读风格的人物出现，有的是清贫读书人，有的是富裕的乡绅，这些人虽都不显达，但品德和学问均让人钦佩。

到了清代康熙、乾隆年间，一位文才卓越的人物出现了。他就是乐清读书人现在还常常提起的施元孚先生。这是一位有隐士、高士风格的读书人，家谱这样说他：公少颖悟，嗜书，家贫不能置，常向人求异本。从宿学徐翔云先生游，以文行名，长于纪叙，为温郡望。年二十二补县学生，一试于乡，不遇，辄弃举子业，不仕进。生平最喜览名山水，足几遍吴会间之，而境内白石雁荡二山，年必数至，陶情山景，凡峰壑溪泉，随纪以文。

他的著作有《雁山志》十三卷，《白石山志》五卷，《释类集》四卷（收文84篇，游记占大半）。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这样评价他：记文秀崛，足与五峰十记（指李孝光的《雁山十记》）并传，他文亦清矫无俗语。

他自号六洲生，又号蟾河主人，可见他对家乡风物的热爱。在一篇夫子自道的文章《蟾河主人说》中，他这样自我描绘：有施生者，夙穷居，不事荣利，日荷锄河水上，耕耘啸傲，或与昆季刺舟而渔，远去二三里，近则绕村口而返，起居无时，惟意所适。

施元孚先生的文集中，对蟾河堡的风物多有涉及，其文虽简练质朴，但读来传神，让人不由地起悠然向往之心。

在晚清与民国之间，蟾河堡出了一位施仲舟先生，他也是一位书痴，曾任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创立的柳市西乡高等小学首任教席，并任第三届校长。张炳勋先生的《怀馨阁杂俎》曾说到他的一件趣事：施仲舟听说白石坭香那家新购了一部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，当即雇了一只小舟，冒雪探访。后人仿《世说新语》中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 雪夜访戴 的典故，称这件轶事为 雪掉访书。

民国以后，蟾河堡出了不少人才，有省议员施旋，从政多年的诗人施月锄，国民党的少校施普，名画家施公敏。当代，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、著名生物学家施立明，几年前才去世的书画家施正，等等。

不过，从施仲舟先生之后，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农耕文化已经开始逐渐解体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，传统的耕读文化也已慢慢消解，施仲舟等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半耕半读读书人，而是专业化、技术性较强的现代知识人。

